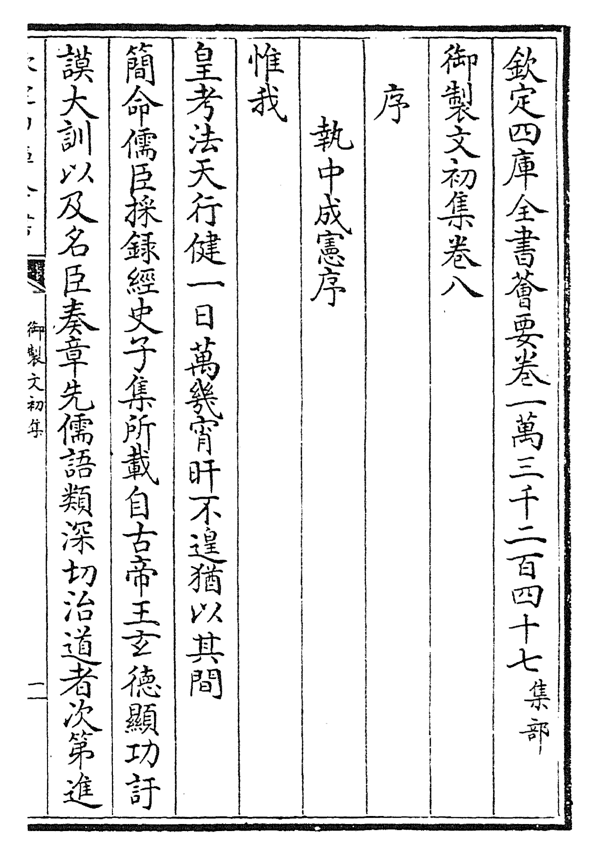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七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八

序

執中成憲序

惟我

皇考法天行健一日萬幾宵旰不遑猶以其間

簡命儒臣採錄經史子集所載自古帝王玄德顯功訏

謨大訓以及名臣奏章先儒語類深切治道者次第進

呈

皇考親為刪定命曰執中成憲始於雍正六年仲春成於十三年仲夏未及刊布而我

皇考遽遐棄臣民予小子煢煢在疚未之前見也嗣統既月勉從諸臣請躬涖庶政始發而讀之既卒業然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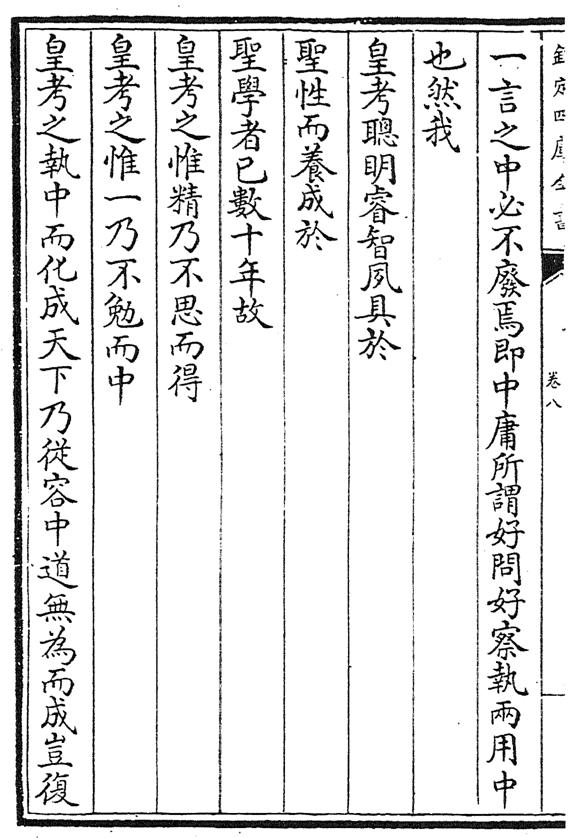
聖心聖學實與堯舜孔子同揆而汲汲於是編則專以啓廸我後人示之標準也間嘗殫思大學一書竊見仲

尼祖述堯舜之實義焉其所謂明德者即虞書所謂道心也所謂明明德者懼其為人心所蔽也所謂格物致知者嚴辨人心道心之界以盡萬事萬物之理即書所謂惟精也所謂正心誠意者力祛人心之雜以致道心之純即書所謂惟一也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止於至善者即書所謂允執厥中也然極乎執中之量則惟堯舜為無歉而中之散見於萬事萬物者則不惟三代聖王即秦漢以後仁厚英㨗之君下及中主亦必

有一事二事之合焉不獨皐夔益契伊傅周召孔曾思孟即近代羣儒文士亦必有一話一言之合焉故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中之理無事無物而不具亦無人而不知是即明德之根於性而不息者而惟舜能察之惟舜能執之惟舜能用之故善與人同合德於天地我

皇考編定是書自二帝三王之事古聖賢之言下逮羣儒文士之可節取者兼收而不遺用是道也

皇考之治天下無一事不審其則無一物能匿其情即書所謂惟精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無一時之不敬無一念之不誠即書所謂惟一大學所謂心正而意誠故凡施於政教者或予或奪或寛或嚴或抑揚遲速之稍有不同而無不立乎大中可為民極即書所謂執中大學所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也而所以立綱陳紀更化善治其大者皆斷自聖心而細者亦博採於衆議有其人不能皆入於善而



一言之中必不廢焉即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兩用中也然我
皇考聰明睿智夙具於
聖性而養成於
聖學者已數十年故
皇考之惟精乃不思而得
皇考之惟一乃不勉而中
皇考之執中而化成天下乃從容中道無為而成豈復

有資於是書所以
親為刪定者正恐在後之侗懵然無見於執中立極之
道爰示之以成憲也豈惟予小子奉以終身惟日兢兢
無敢踰越哉世世子孫苟能服膺勿失而溯其淵源則
於堯舜孔子之道一以貫之矣豈惟君人者舍是無以
建其有極以消天下之偏陂反側哉凡百有位果能是
訓是行則上之可輔理成化以著勳猷而下亦可以謹
身而寡過於以謨明弼諧共臻喜起明良之盛無難矣

日知薈說序

日知薈說者取予嚮日日課所為文刪擇編次合而録之爰定之以名也予禀承庭訓懋學書齋留連往復於六經四子之書求其義藴精微旁捜諸史通鑑考定得失區明法戒以至儒先緒論詞苑菁華莫不徧覽雖究心探索饜飫其中然考之古聖賢躬行實踐之學葢悉焉而未逮自十有四歲學屬文至於今又一紀矣其間日課詩論雜文未嘗少輟

積成卷帙瑕瑜各半踐阼以来萬幾待理豈復得如曩時專志篤學日與良師友敬業樂羣於翰墨之場哉紬繹舊聞念茲弗釋因取其精去其疵錄其正棄其偏合二百六十則釐為四卷而舉凡道德性命之旨學問政治之要經傳之淵源古今之事迹莫不略見梗槩夫日知之說出自子夏繼以無忘所能必所知者日新不失而賡續以極於高明乃為學問竅要若予嚮日所得尚非空言而無濟實用則令班朝莅政之間豈不足自考

其知行合一與否以發抒聞見遜敏敦修乎

太祖高皇帝聖訓序

朕惟神聖首出濟世覺民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統而有之盖仁義中正之極定於厥躬布諸紀綱為巍巍之帝業頒諸誥令成洋洋之聖謨文教彰明覃被海宇炳乎如日月之照臨窮天地亘古今而莫不仰焉於戲盛哉

洪惟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

安弘文定業高皇帝體肖二儀量包六合應期受命肇
建丕基叶雲雷以展經綸法四時而宣教化六師順動
九有輸誠拯生民於塗炭之中轉宇宙為平成之運當
是時締造維新規模盡善武緯文經萬物咸覩亦既布
在方策傳信億年矣乃若心通造化道綜百王吐辭成
經發聲為律闡貞一之旨明至善之宗論聖學則以正
心修身為先辨君道則以求賢聽言為要昭晰乎
上天降監之原無念不將之以敬畏申儆乎君臣契合

之誼每事必體之以公誠以至班朝治軍明刑制用靡不敷陳至理約而該複而不厭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我

聖祖嘗命儒臣編緝

聖訓四卷類聚條分燦然明備朕紹膺統緒追契徽猷口誦心維匪伊朝夕仰見義蘊之淵閎典章之畫一庶政之周詳直與帝典周官同其廣大顧金匱石室之藏廷臣無由得見是用敬加剞劂宣示萬方俾我子孫臣

庶率而循之世世罔斁奉之莅政可以致治保邦準以淑躬可以儆心寡過盖一時之制作而萬古之世道人心胥賴焉非甚盛德其孰能及此乎謹序

太祖高皇帝實録序

粤稽自古帝王乘時建極膺天命而佑下民豐功駿烈垂諸史乘炳炳麟麟是以紀言紀事必詳且核焉況於聖人首出開物成務經緯天地奠麗河山智勇沈深謨猷訂遠布為法則著為章程將使後世子孫繼繼承承

遵循罔軼詎不重歟洪惟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
安弘文定業高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姿受
天眷命誕興東土爰緫義旅適求厥寧九國連兵相向
一怒而討平之明人四路来攻亦尅日盡殲於境外師
出有名光明俊偉威愛並立近服遠懐當是時羣部来
歸英豪嚮附奮迹遼瀋之間而號令行於萬里帝業之
興何其神也由是天人協應建國紀元修明庶政教育

羣倫創國書分旗制申軍令定禮儀經營締造之際旰
食宵衣不遑暇逸故乃綱舉目張傳之億萬年而不可
易心法治法與二帝三王有同揆也
太宗文皇帝繼天登阼命儒臣敬輯
實録規模畧備
聖祖仁皇帝復加蒐考修纂成書尊藏内府並貯史宬
惟是山川疆土以及臣僚名氏前後間有異同清漢之
文或簡或繁未經畫一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懼有舛訛特開史館重加校訂按日
進呈
親為閱定朕纘承丕緒仰體
前徽用復潔誠披覽卷帙如舊繕錄一新祗祗予覘開
國之鴻模昭垂統之大業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詩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以率攸行而保
天祐其敢忘紹庭上下之思哉謹序
太宗文皇帝聖訓序

聖人之情因辭以見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蓋
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本乎至誠施諸命令無
意於辭而理臻其極歷觀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典謨訓
誥鑿然具存後人奉之為經列在學宮為載籍首矧夫
運際開天功存繼志制作侔造化教澤被生民天下之
文章孰有大於此者乎欽惟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温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
道顯功文皇帝英姿挺出聖武布昭大智如神淵衷若

谷及登寶位疆宇日增厚祿以養賢勤身而率下恩威所及大畏小懷政教所孚遠来近説皇哉何化理之神也至若敷陳治道誨諭臣民不尚虚文惟崇大體謂行善所以事天而遠利始能服衆闡伊尹一德之訓稱曾參三省之言以勸農講武為立國之大經以考古讀書為服官之要務自立綱陳紀以逮服飾器物之間或即事以宣猷或因時而定制洪纖咸備張弛攸宜盖察理精故見之也遠更事久故慮之也詳用能丕承藉丕基佑

啓
聖哲是誠億萬年繼往開来之極軌也順治中甞因記
注舊文纂修
聖訓一書未竟厥緒
聖祖仁皇帝特命儒臣詳加編緝事以類分凡二十有
八言以條舉凡一百一十有一彚為六卷體要著明朕
在宮中蒙
皇考恩勤教育定省之時備聞

祖訓嗣膺大統志切纘承晨夕披陳尋繹仰見心符道要語中機宜旨蘊閎深函蓋天地文辭昭晰彪炳日星垂裕後昆永昭法守用是勒為成書敬授剞劂頒示中外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又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我子孫臣庶其誦習遵循永敬承於世世哉謹序

太宗文皇帝實錄序

洪惟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寛温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

道顯功文皇帝徇齊敦敏廣大寛仁早從
太祖贊襄大業才德冠世中外歸忱迨乎嗣統之年敦
宗睦族戢衆安民御將行師開疆拓土軍威震疊而以
不嗜殺為心武功赫濯而以善養人為務存朝鮮故土
字蒙古遺氓明政不綱天人共憤且舊與我國有隙於
是應天順人率師直抵燕京聲罪致討猶念彼為中國
功垂成而弗取天性仁厚大度豁如固已超越百王包
涵六合矣至若建官分職推賢舉能愷澤龐鴻刑章平

允設制科以崇文教開言路以重忠良隆規鉅典巍乎
煥乎皆一統之大猷百世之良矩也
世祖章皇帝輯為
實錄六十有五卷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蒐討訂正繕録成編尊藏惟慎
皇考世宗憲皇帝孝切崇
先敬加披覽以前後字句之未盡畫一也復令臣工校
對而

躬為閱定焉朕仰承遺志莊誦繹思用竣厥事緬惟帝典商盤前王之懿範也天球琬琰宗廟之重器也昔之君珍為世寶奉以無墜矧夫典章所紀謨烈所垂造邦制治之圖啓泰貽安之要煌煌簡冊世昭法守何止帝典商盤天球琬琰之寶重也耶謹序

世祖章皇帝聖訓序

古昔帝王應運而興開物成務有君天下之規模凝命勅幾有師天下之典則故言出而成經教思所被率土

歸仁歷觀往代紀載肇乎二典彛倫敘於九疇罔不播
為成憲炳若日星簡籍具存可考而知也欽惟我
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
仁純孝章皇帝秉岐嶷首出之資建永清大定之業沖
齡踐阼統一車書義問達乎梯航仁聲徧於塗巷盛德
大業富有日新自唐虞三代以來史冊所傳罕有及者
至若洋洋聖謨包涵萬有大之關倫教綱常之重而閭
閻之日用飲食所弗遺精之在身心性命之微而宮府

之制度典章所必飭巨細畢該綱維盡善要惟本精一
執中之奥藴以成經世胑物之鴻謨誕告多方嚴明愷
摯訓勑有位深切周詳意皆出乎至誠理尤協於克一
用以光大前徽開萬年有道之長夐乎與天地為昭矣
我
聖祖仁皇帝躬承
先訓命儒臣分類編輯計一百一十有三條彙成
聖訓六卷以傳久遠我

皇考念切紹衣宫庭宵旰追述
先猷朕從温凊之時聞知維謹嗣膺大統志在覲揚朝
夕披陳具見開國經綸超越前古詒謀燕翼垂裕無窮
是用敬為剞劂昭示臣民俾海隅出日之遠咸覩光華
寶之如圖球信之如著蔡是訓是行欽承勿替庶幾道
德一而風俗同唐之政要宋之寶訓夫豈可同年而語
者哉謹序

世祖章皇帝實録序

我國家受
天眷命統一萬邦日月所照血氣之屬咸切尊親亦惟
是小心翼翼之忱有以通
帝載而昭來許故乃朝廷宮府之政罔不叅稽古訓溥
協人心制定於一時而慮周乎萬世重熙累洽至於今
兹海隅蒼生穆然想見盛德信乎開國之規模詒謀遠
而流澤長也洪惟
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

仁純孝章皇帝神靈天亶沖齡踐阼紹我

太祖

太宗丕緒懋建大猷勤思上理當是時流賊已入京師

明祚已成板蕩遂因明將吳三桂之請命將士入關定

燕京殄羣寇挈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爰

主

郊禋式頒正朔自古得天下之正未之有比也政令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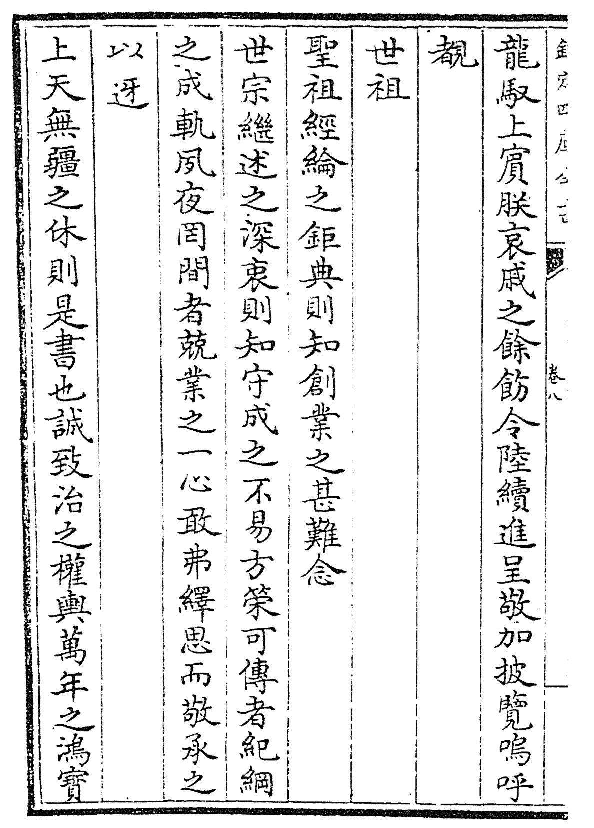
施百度具舉滌前代之煩苛沛興朝之膏澤治化翔洽

達乎四表由是制禮作樂敷教明刑虛己以尚賢推誠以納誨斟酌損益秉至中而時措之著為謨訓載在簡編皇哉唐哉子孫世世守之以成久安長治之業於是乎在康熙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特開史館纂輯

實錄凡一百四十六卷雍正十二年

皇考世宗憲皇帝恭閱全書復令儒臣重加校訂事未竣而



龍馭上賓朕哀慼之餘飭令陸續進呈敬加披覽嗚呼
覩
世祖
聖祖經綸之鉅典則知創業之甚難念
世宗繼述之深衷則知守成之不易方策可傳者紀綱
之成軌夙夜罔間者兢業之一心敢弗繹思而敬承之
以迓
上天無疆之休則是書也誠致治之權輿萬年之鴻寶

矣謹序

御製文初集卷八

御製文初集卷九

序

聖祖仁皇帝聖訓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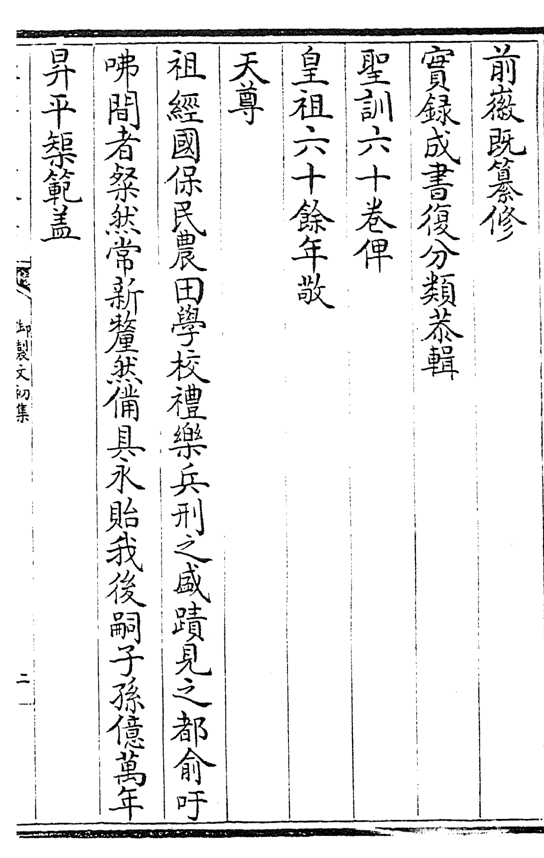
自古聖人誕受天命為下民君師必亶聰明睿智之資首出乘乾以綏猷而立極凡其經緯萬端敷之彝訓者罔不深切著明炳日星而章雲漢典謨所載雅頌所陳唐虞三代之隆有如一轍欽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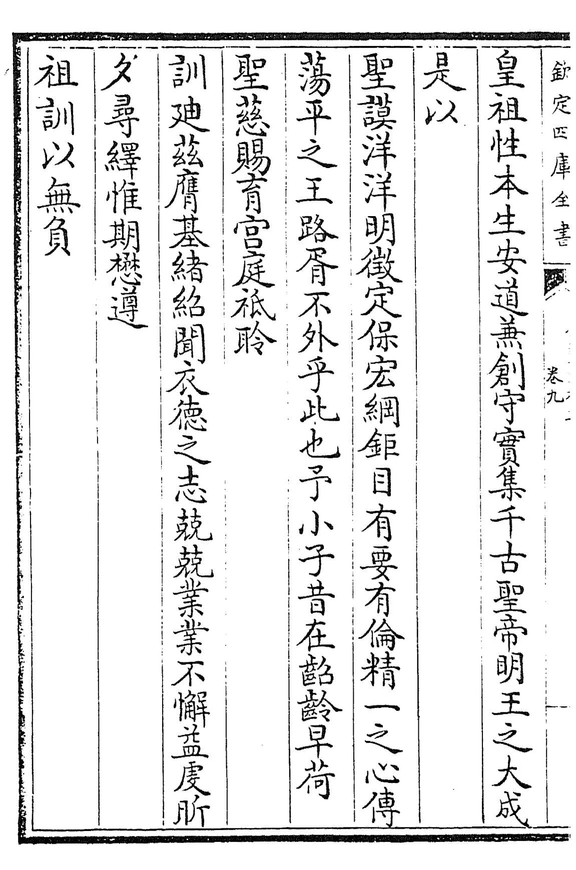
皇祖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德廣運人道化成文治光昭武功赫濯薄海内外深山窮谷之衆揔淪浹於仁心仁政之中教思無窮訓詞深厚歴考熙明之運未有躋此崇隆者也肆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

聖繼

聖用人行政一一仰法


前薇既纂修
實録成書復分類恭輯
聖訓六十卷俾
皇祖六十餘年敬
天尊
祖經國保民農田學校禮樂兵刑之盛蹟見之都俞吁
咈間者粲然常新釐然備具永貽我後嗣子孫億萬年
昇平榘範盖



皇祖性本生安道兼創守實集千古聖帝明王之大成

是以

聖謨洋洋明徵定保宏綱鉅目有要有倫精一之心傳

蕩平之王路胥不外乎此也予小子昔在齠齡早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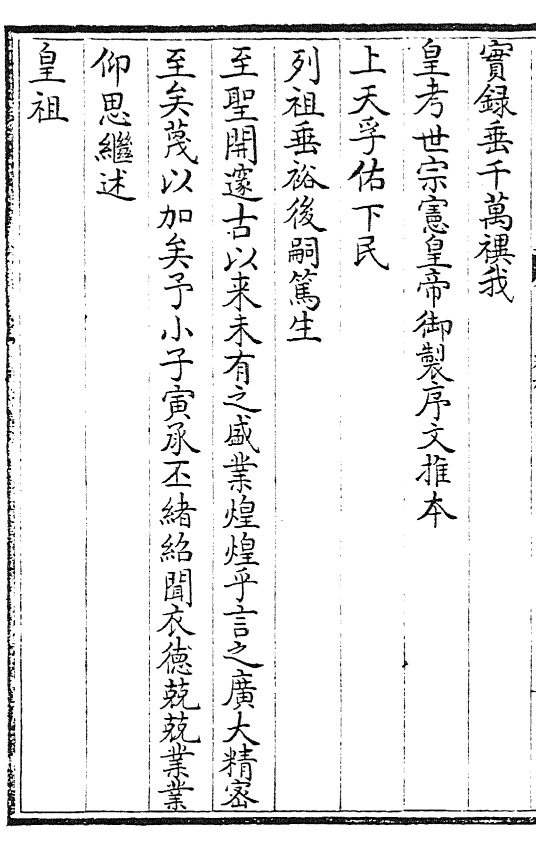
聖慈賜育宮庭祗聆

訓廸茲膺基緒紹聞衣德之志兢兢業業不懈益虔所

夕尋繹惟期懋遵

祖訓以無負

皇考善繼善述之貽謀顧金匱石室之藏中外無得見者爰命儒臣敬謹繕寫授之剞劂庶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表正牖民覺世之言貽垂寰宇
羣工士庶咸得漸摩於
聖訓之崇閎而率由無斁也不亦庥歟謹序
聖祖仁皇帝實録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耿光大烈融爍古今
積惠襲恩淪浹寰寓功德之盛具載



實録垂千萬禩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推本
上天孚佑下民
列祖垂裕後嗣篤生
至聖開邃古以来未有之盛業煌煌乎言之廣大精密
至矣蔑以加矣予小子寅承丕緒紹聞衣德兢兢業業
仰思繼述
皇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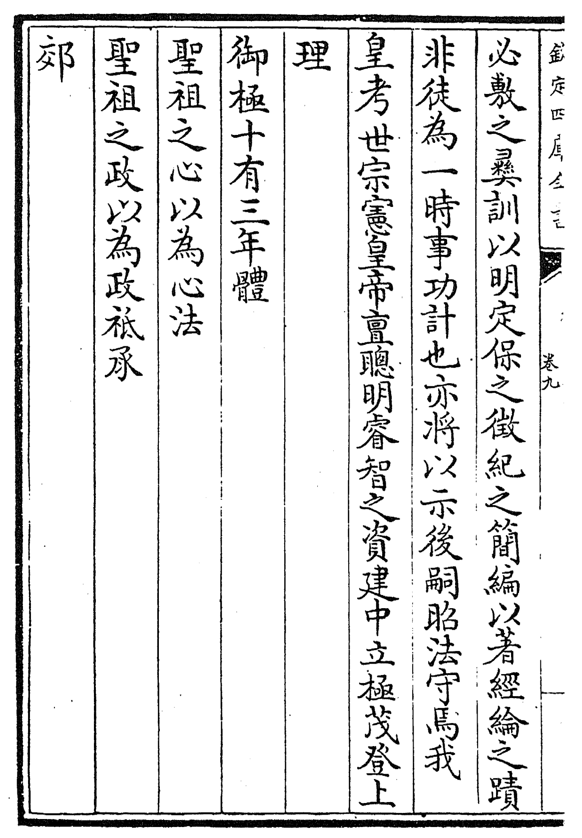
皇考成憲日於治事之先展誦
列祖實録周而復始
皇祖實録卷帙浩繁排日敬覽寒暑靡間至自今凡數
閱矣緬惟尚書史記所載古帝王治化之隆各極其至
而孔子於堯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於舜曰無為而治孟子則曰王者之民皥皥如也予
嘗推繹其旨想見唐虞中天之盛乃今思
皇祖之世之民有以知孔孟之言信乎其能知聖人也

皇祖自親政之始即手鉏三孽蕩定南疆滇黔閩粤之
奥揭日月而掃氛霁海内赤子喁喁向風由是亭之毒
之煦以淳風沃以甘澍浸以醲化甄以大鈞數十年之
間南奠臺澎北犁沙漠命將肆征而閭左無徵發之
警
親臨淮河指授方畧歷吳會陟會稽登岱宗謁闕里西
廵關隴抵雲中三覲
祖陵觀於東海歲出塞外獮狩上都

天行之健古無以加而庠序詠仁毗庶樂業市廛殷阜
卒伍服習熙熙然相忘於無所事事於焉正晷緯考律
度定元聲煥為
宸章灑為
奎翰集古帝王文治之大成而
穆清宥密凝然不見經營之迹簡任公卿百執事器使
而責其成俊壽魁碩布列有位外自節鉞連帥以至守
令賢否清濁立判剔侵蠹勵廉平吏治蒸蒸無綜核之

煩而德意宣究蠲逋賑邺肆赦緩刑措揮
深宮之中風馳萬里匹夫匹婦無不浸潯涵育鼓舞德
化而不能自已當其時誠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
耶歷今二十餘年遺澤餘烈深入人心固結而不可解
迴溯
冉戍之初謳思如一日夫乃恍然曰是所謂至仁如天
民無能名者也無為而治恭已南面者也孟子所謂王
民皥皥者也於戲四海九州之民無得而名予小子又

烏能名之憶自幼沖蒙
皇祖撫愛日侍
左右用人行政皆覩記所及簡冊紀載政如杓衡規天
躔次測日可見者迹象而已於穆之運重離之明終無
能言其所以然者盥誦之次稽首敬為之序以志紹庭
繼序之忱於罔斁云
世宗憲皇帝聖訓序
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規畫周詳而詒謀悠遠則



必敷之彝訓以明定保之徽紀之簡編以著經綸之蹟非徒為一時事功計也亦將以示後嗣貽法守焉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亶聰明睿智之資建中立極茂登上

理

御極十有三年體

聖祖之心以為心法

聖祖之政以為政祗承

郊

廟惇睦宗親整飭官方修明法度正人心厚風俗文經
武緯禮序樂和凡宏綱鉅目罔不默運於
深宮乾健之精神以圖其乂安而計其久遠
聖謨洋洋有典有則或因人以立教或隨事以敷言存
之淵然而有條理發之渙然而無凝滯其與二帝三王
都俞吁咈洛警誥誡之旨曷以異焉允矣彪炳之
綸音治平之模範也可不謂至盛者歟既命大學士等
詳慎纂輯恭成

世宗憲皇帝實録一百五十九卷復於編年繫日之中

分類備録恭成

聖訓三十六卷仰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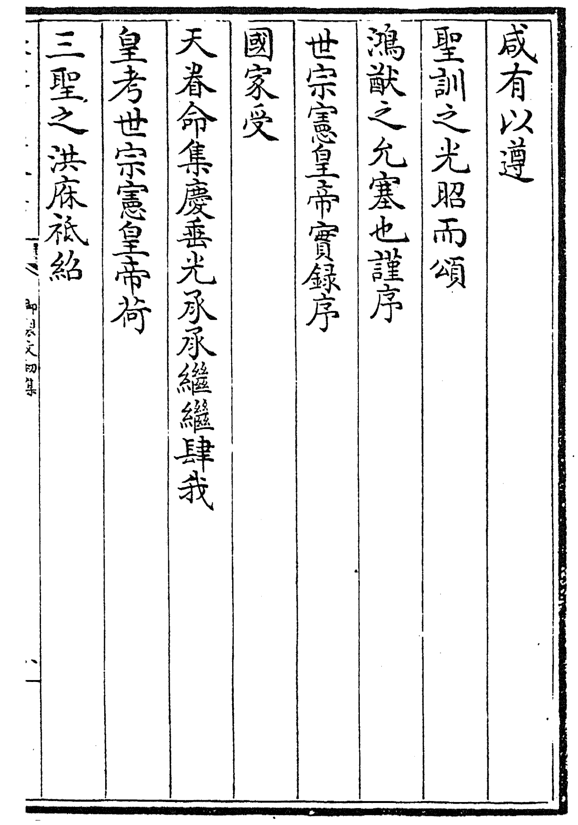
皇考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序參四時躬荷

聖祖仁皇帝積厚之貽善繼善述故乃保泰持盈誠民

阜物寓惇大於明作劑整肅以寬仁致治規條炳如星

日豈弟予小子朝乾夕惕之衷期於謹凛率由嗣守

丕緒繼自今億萬斯年子孫臣庶沾被熙洽之澤者庶


咸有以遵

聖訓之光昭而頌

鴻猷之允塞也謹序

世宗憲皇帝實録序

國家受

天眷命集慶垂光承承繼繼肆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荷

三聖之洪庥衹紹

聖祖仁皇帝丕緒宵衣旰食底區宇於和恒以茂衍億萬年無疆之祉厚德隆功溢於簡牒巍乎煥乎治平之盛軌未有逾兹者也

皇考徇齊敦敏仁孝性成蚤歲承歡

聖祖友愛同氣迨膺大統一切禮儀隆備

廟號尊崇莫不定自

宸衷符乎典則仰惟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㵎澤洽人心醇化流方外

豐亨豫大之福極盛無加
皇考承鄄治之餘因時制宜以善繼而善述惟是本之以誠持之以敬行之以中正要之以寬仁用能杜玩愒於熙時緜昇平之泰運大經大法粲然為後嗣子孫法焉薦馨
郊
廟必躬必親旁秩祀典懷柔百神間遇水旱徵衍祈禱
深宮罔弗潛孚立應

聖學高深探性命之精操治平之要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隆禮

先師孔子增祀先儒右文重道之典超越常制猶復表章經術廣勵士風籲俊興賢蔚有德造辟雝鐘鼓後先踵附之風殆無以過念用人為愛民之本自公孤卿尹下至庶司百執事登明選公咸稱任使而守令之親民曁封疆大吏之司董率者尤㢆

聖心重撫字之方嚴貪墨之罰明四目達四聰賜復蠲

祖農桑被野遂躋斯民於袵席之安刑罰者所以佐政教之不逮也

皇考如天好生既已刋布律令俾愚氓重於犯法復詳定貴賤服色兵民婚喪禮制更闡明

聖祖諭旨十六條細加訓注家喻戶曉翕然從風河防之關於運道民生也萬里黃流滙以百川之水兗徐而下歲苦沮洳

皇考黙運神謀指示經畫加長淮之石堰闢三省之引

河渙發帑金厥有成績又吴越海塘南北水利凡可以
惠此烝黎者悉因時而脩舉之先是
聖祖親統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扎什巴圖兒
等震讋承令因沛殊恩畀以爵秩垂三十年而羅卜藏
丹津與吹拉克諾木齊等誕敢首造逆謀擾犯邊域
皇考聲罪致討密授方畧於閫帥戈鋋所指雷掃風驅
振旅獻俘勒成功於太學準噶爾蠢動西陲數肆患於
喀爾喀部落南方苗蠻蔓延行旅居民苦其侵掠

皇考為藩服計久遠為遐陬圖寧謐或命將興師或諭文武諸臣隨宜搜勦至逆夷悔禍輸誠傾心納土則皆宥其前愆而曲賜包容焉德威並耀無遠弗屆賜安南之地減朝鮮之貢俄羅斯南掌等國阻昧幽深胥漸被於聲教他若警怠荒矯浮薄求言納諫教孝褒忠宗室天潢之胄多方造就八旗根本之地備予綢繆須訓諭於臣工飭官常也錫侯封於明裔示殊典也豐盈遍萬國而服御有經見

聖躬之儉焉嘉應在庶徵而憂勤益懋昭
聖德之謙焉蓋我
皇考誠敬之心中正之道寬仁之恩悉同符乎
聖祖以綏猷而立極十三年中有如一日宜其治功之
盛綱舉目張蕩蕩平平樂樂利利傳之愈遠而可法可
守也歟予小子繼序之初即命監修總裁大學士等董
率儒臣稽歷年之紀載敬謹篹修次第進呈齋肅披閱
迄今五載恭成

世宗憲皇帝實録一百五十九卷在昔唐虞三代制治保邦之道備載於書惟我
皇考際重熙累洽之盛勵精圖治良法美意歷久彌新
玉簡琅函實與典謨訓誥相輝映用是裝繕尊藏朝夕循誦以志繹思衣德之義垂裕後昆永永無極焉謹序

日講春秋解義序

嘗考春秋經文不過萬有六千三百餘言自三傳以後羣儒義疏累數千萬言而微辭隱義之難明者猶十有

六七盖是經乃孔子所手定也辭約而義深聖心之所運用每舉一事其義必貫於全經非若他經一章一節各指一事雖有不通而不害其可通者故程朱二子深探力索久之皆見為難明而止至明初胡氏安國之說遂獨列於學官以朱子深病是經之難通而教門人姑從胡氏之說也然謂其以義理穿鑿則非義理之真而於聖人筆削之旨未能脗合明矣故自明以来雖著功令科舉之士稟為程式而終不足以服學者之心我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自少時即篤好經書及
躬攬大政辨色出視朝裁決萬幾甫畢即
名儒臣講論經義務抉其根源參伍羣言以求至當經
筵所進日講四書及尚書周易解義皆裁自
聖心以為無憾者故即時刊布及晚年以明初五經大
全收採討論尚未精詳口授指畫成周易折衷一書詩
書春秋則
命重臣開館編次而

親釐定之惟三禮體大未議纂修盖有待也周易折衷成於康熙五十四年春秋傳説彚纂成於六十年已經

須布餘二經則至我

皇考繼序之後始次第告成

皇考大孝尊親凡

皇祖一言一動莫不敬述以昭示来茲念

欽定春秋於胡氏之説既多駁正則廷臣當日所進講

義一遵胡氏之舊者於

聖心自多未洽是以遲之又久未嘗宣布必將俟諸經
備成而後重加討論也故再降
諭旨命果親王允禮大學士張廷玉内閣學士方苞詳
細校訂始事於雍正七年恭呈
御覽者再而後告成凡六十四卷乾隆二年鋟板既訖
諸臣請製序文頒示海内朕反覆循覽於胡氏穿鑿之
說曠若發蒙筆削之旨闡明者亦過半焉夫解義之成
蓋數十年於茲矣觀

皇祖之久不宣布可以徵望道未見之心觀
皇考之再三考訂而後
命刋可以知善繼善述之義豈惟是經之寀寀將由是以閎通哉即
兩朝聖人之心法治法亦於斯可覩矣

樂善堂全集序

朕少讀尚書見二帝三王以及繼世之哲后君臣咨儆惟是身心性命之本原其敷政命官亦惟根柢道德而

不規規於事為之末及考詩易四子之言凡論政者皆與書所稱同其指歸互為表裏其後博涉諸史則雖明盛之世所殫心竭慮者大槩詳於事功而畧於本原教化之升降治象之崇卑其分歧實判於此用是日有孜孜求所以取道入德之門蒙

皇考示以明理立誠之大訓而畧得其統貫又念修辭必本乎誠故凡見於古文詩辭者咸以是為宗而不敢有貳焉往者歲庚戌曾録數年中所作序論書記襍文

詩賦次為十有四卷置諸几案時就所言以自檢其行嗣是所作盖四倍前繼序以来躬理萬幾兢兢業業惟恐一事失宜負

皇考付屬之重思如曩時從容文墨之娛不可復得然少有餘閒未嘗不考鏡經史以自觀省爰取庚戌文鈔所載存十之三續作未訂入者存十之七總為一編共若干卷非欲以文辭自表著盖是集乃朕夙昔稽古典學所心得實不忍棄置自今以後雖有所著作或出詞

臣之手真贋各半且朕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巧以轉貽後世之譏則是集之輯有不得已者記曰本諸身徵諸庶民是曩予自檢所行以勉副所言者乃日用酬酢之常今茲所行事無大小莫非政教之平陂生民之苦樂相倚不可以中立者也因此益自儆惕而克艱天位顧畏民嵒庶幾明理立誠之學參前倚衡永永勿替也夫

柏梁體詩序

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
皇考世宗憲皇帝嘗集在廷諸臣於乾清宮肆筵設席
授以筆札
御製首唱羣臣以次遞成效漢代柏梁之體續虞廷賡
歌之義光垂奕世猗歟盛矣朕敬承丕緒惟日孜孜期
與百爾羣工共圖治理言念股肱之佐卿尹之班何一
非我
祖考所貽以與朕寅亮天功者哉宗室屏藩之寄則又

派衍天演分所宜親也宜有以篤親親之情叙堂廉之
誼乃者臘雪盈疇已兆二麥之稔光風應律初迴大地
之春爰集王公卿貳授几賦詩一如舊制朕非欲誇詞
藻以耀羣臣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也思
祖考遺朕以昇平之業吾君臣何幸得優游以享之夫
享昇平匪艱而保昇平為難羣臣其體朕意焉一宴會
之樂尚思繼
祖考之庥

祖考之良法善政布在方策吾君臣其何以立綱陳紀熙績寧人以覲揚
祖考之光烈乎羣臣其體朕意焉

授時通考序

孟子言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葢民之大事在農農之所重惟時敬授人時載於堯典周公七月一篇於日星霜露之候昆蟲草木之化詳哉其言之故先王之民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以修其事者懼失時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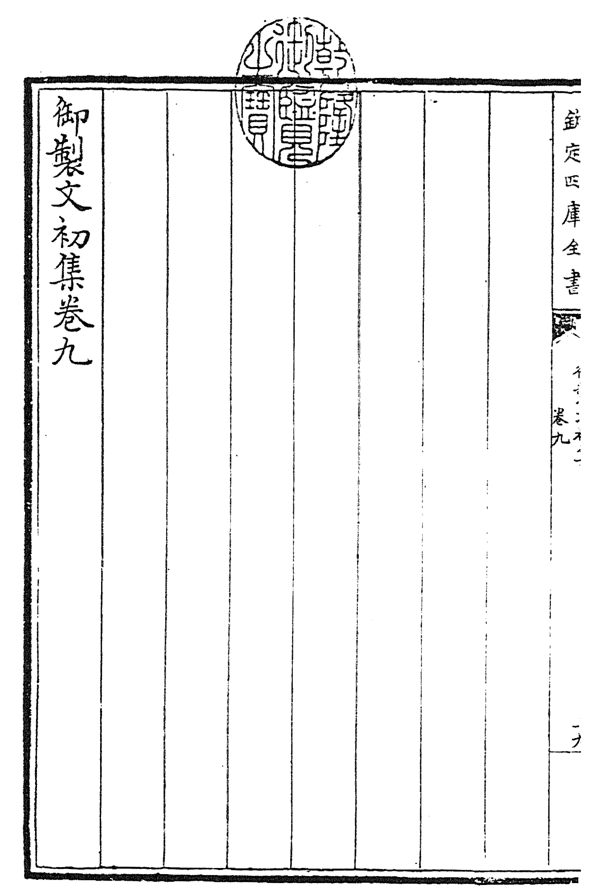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勤咨民隱首重農桑率育烝黎涵濡德澤六十餘載户慶盈寧

皇考世宗憲皇帝歲舉耕耤之儀率先天下興水利廣儲蓄為萬世規凡兹薄海蒼生得荷鋤饁餉優游隴畝之間樂生遂性衣食滋豐者何莫非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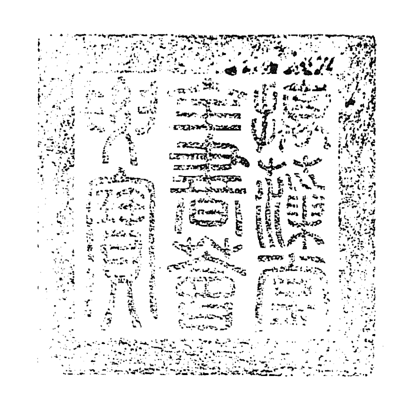
祖宗宵旰勤勞以貽樂利於無疆耶朕纘承基緒鑒前代生深宫之中長阿保之手誠知稼穡艱難日與中外臣工為斯民籌食用至計胼胝機杼之作苦日厪於懷

因檢前人農桑通訣農政全書諸編嘉其用意勤而於民事切也命内廷詞臣廣加蒐輯舉物候早晚之宜南北土壤之異耕耘之節儲偫之方蠶織畜牧之利自經史子集以及農家者流凡言之關於農者彚萃成編命之曰授時通考夫天道廣運於上而四時行萬彚生地道發育於下而庶品蕃百昌遂人事參賛其中而六府修三農殖輔相裁成固國家之大政也趨事赴功亦閭閻之本業也貴穀劭農服田力穡上下交勉弗懈於時

以副朕阜成海宇之至頤覽斯編者尚有取焉



御製文初集卷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熙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監生臣温之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御製文初集卷十

序

大清律例序

象刑有典肇見虞書其用之之道則曰欽曰恤曰明曰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武王誥康叔以用其義刑義殺而呂刑則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古先哲王所為設法飭刑布之象魏縣之門閭自朝廷達於邦國

共知遵守者惟是適於義協於中弼成教化以洽其好生之德非徒示之禁令使知所畏懼而已我

列祖受

天明命撫綏萬邦須行大清律例仁育義正各得其宜

聖祖仁皇帝至仁如天化成久道德洋恩溥涵浹羣生

皇考世宗憲皇帝際重熙累洽之運振起而作新之

親定大清律集解刋示中外甄陶訓廸刑期無刑法外之仁垂為

明訓有曰寛嚴之用必因乎其時洋洋
聖謨洵用法之權衡制刑之凖則也朕寅紹丕基恭承
德意深念因時之義期以建中於民簡命大臣取律文
及遞年奏定成例詳悉叅定重加編輯揆諸天理凖諸
人情一本於至公而歸於至當折衷損益為四百三十
六門千有餘條凡四十七卷條分縷析倫叙秩然須布
宇内用昭畫一之守於戲五刑五用以彰天討而嚴天
威予一人恭

天成命監

成憲以布於下民敢有弗欽雖然有定者律令無窮者

情偽也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曰式敬爾

由獄以長我王國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尚其慎厥用敬

厥由體欽恤明允之意率乂於民棐彝克協於中以弼

予祈

天永命允升于大猷從事於斯者胥懋敬哉是為序

不朽有三立言其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若是乎言之文者乃能立於後世也文之體不一矣語文者說亦多矣羣言淆亂衷諸聖當必以周孔之語為歸周公曰言有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無序固不可以達欲達其辭而失其序則其為言奚能雲鄰波折而與天地之文相似也然使義則㦸㦸而言有枝葉妃青媲白雕琢曼辭則所謂八代之衰已其咎同歸於無序而不達抑又有進焉文所以足言而言固以足志其志已荒文將奚附

是以孔子又曰言有物夫序而達達而有物斯固天下之至文也已昌黎韓愈生周漢之後幾五百年遠紹古人立言之軌則其文可謂有序而能達者然必其言之又能有物如布帛之可以煖人菽粟之可以飽人則李漢所編七百篇中猶且十未三四況昌黎而下乎甚矣文之至者不易得也明茅坤舉唐宋兩朝中昌黎柳州廬陵三蘇曾王八大家薈萃其文各若干首行世迄今操觚者膾炙之本朝儲欣謂茅坤之選便於舉業而獘

即在是乃復增損之附以李習之孫可之為十大家欲俾讀者興起於古毋祇為發策決科之用意良美已顧其識之未衷而見之未當則所去取與茅坤亦未始逕庭朕讀其書嘉其意而亦未嘗不懲其失也夫十家者謂其非八代駢體云爾駢句固屬文體之病然若唐之魏鄭公陸宣公其文亦多駢句而辭達理詣足為世用則駢又奚病日月麗乎天天之文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地之文也化工之所為有定形乎哉化工形形而

不形於形而謂文可有定形乎哉顧其言之所立者何如耳勑幾之暇偶取儲欣所選十家之文録其言之尤雅者若干首合而編之以便觀覽夫唐宋以来名儒碩士有序有物之嘉言固不第十人已也雖然嘗鼎一臠亦足以知道腴之可味況已斟其雄膏哉

協紀辨方書序

粵普帝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厥民知析因夷隩之節後
聖有作推而彌廣至於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此皆

載之經典百王不易者也厥後濫觴日以訛謬術士以吉凶禍福之説震驚朕師不可方物如褚少孫補史記所稱彼家云吉此家云凶彼家云小吉此家云大凶茫乎不知其畔岸漢武以来已如聚訟而荀悦王充輩斥為理之所無棄而勿論者也雖然天以日月行四時人奉天而時若嚮明而治嚮晦而息后王君公所以奉若天道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羣黎百姓所以奉若天道也否則不能晨夜不夙則暮詩人譏焉人人所知也然則

舉大事動大衆協乎五紀辨乎五方以順天地之性豈無寸分節解以推極其至精至微之理者與其支離蒙昧拘牽謬悠之說乃術士之過而非可因噎而廢食者也欽天監舊有選擇通書刻於康熙二十二年其書成於星官之手因訛襲謬見之施行往往舉矛刺盾

皇祖聖祖仁皇帝知其荒率不可以訓曾纂為星歷考原一書刊刻頒行而未將監本改正盖以待夫後人

聖人之心慎而又慎如此也以諭監臣監臣曰通書之

謬允宜改正朕因其請謂及今猶有莊親王等數人曾

經

皇祖指授稍明此理使此時不加訂正恐後此益復無

可任使爰命編輯成書須布天下較之舊本謬說少除

然俗所久沿則亦不能盡去便民用也命名曰協紀辨

方書夫協紀辨方者敬天之紀敬地之方也一作止一

語默天地實式臨之況其大乎如曰如是則吉如是則

凶如是則福如是則禍則明者所弗道也雖然敬不敬

之間吉凶禍福隨之矣是為序

大清一統志序

惟

上天眷顧我大清全付所覆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列祖

列宗德豐澤溥威鑠惠滂禹跡所奄蕃息殷阜瀛壖炎

島大漠蠻陬咸隸版圖畺郡築邑聲教風馳藩服星拱

稟朔內附六合一家遠至開闢之所未賓梯航重譯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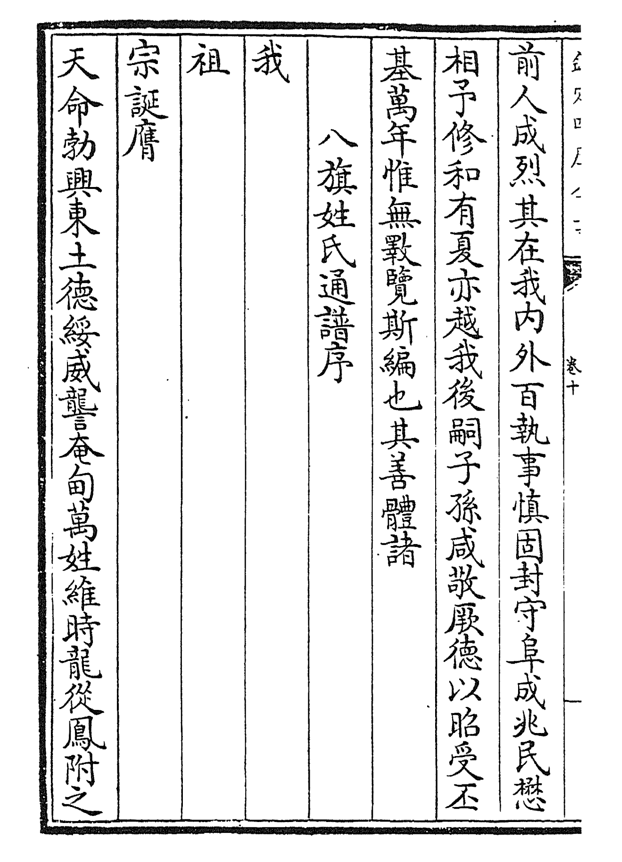
歲而始達者慕義獻琛圖於王會幅隕袤廣古未有過焉

聖祖仁皇帝特命纂輯全書以昭大一統之盛卷帙繁重久而未成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重加編纂閱今十有餘載次第告竣自京畿達於四裔為省十有八統府州縣千六百有奇外藩屬國五十有七朝貢之國三十有一星野所占坤輿所載方策所紀憲古證今眉列掌示圖以臚之

表以識之書成凡三百五十餘卷夫肇十有二州見於
虞典禹貢一篇備列九州疆域山川土田貢賦物產實
為方志之權輿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地
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
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
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
九穀六畜之數漢郡國地志與計書俱上太史厥後寰
宇志記列於正史者代數十家盖將以觀民設教體國

經野奉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匪徒備掌故徵博洽已也撫疆宇則念肇造之艱稽制置則念經畫之要采謠俗則念化導之方考循良人物而知治理之效念所以振興而長育之核戶口田賦而察登耗之故念所以懷保而蕃殖之書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我祖宗克明峻德以有九有之師傳緒在予敢不惟德之勤篤



前人成烈其在我內外百執事慎固封守阜成兆民懋相予修和有夏亦越我後嗣子孫咸敬厥德以昭受丕基萬年惟無斁覽斯編也其善體諸

八旗姓氏通譜序

我

祖

宗誕膺

天命勃興東土德綏威讋奄甸萬姓維時龍從鳳附之

衆雲合響應輻輳鱗集强者率屬歸誠弱者舉族內附

我

祖宗建師設長以莅之分旗隸屬以别之厥有能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効命疆場建謀帷幄親以肺腑重以婚姻酬以爵命迨入關定鼎或聚居遼左或散處燕畿錫之土田爰及苗裔至於今百五六十年生聚蕃衍時萬時億

累朝休養煦植鞠保胥勤越我嘉師咸能永世以滋大

朕惟

祖宗德澤之深不可不繼修令緒益綿延惇固於無疆

重慮物阜且博代序日遠族姓日繁不為之明章統系

俾知世德所自將罔克念先人之勤無以光昭前烈爰

發金匱石室之藏徵載籍稽圖譜考其入我朝來得姓

所始表之以地系之以名官階勲績綴為小傳勲舊戚

畹以及庶姓釐然備具秩然有條與國史相為表裏昔

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左氏內外傳言天子建德因生

賜姓胙土命氏而司商吹律以定姓名盖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木有根而枝附焉水有源而流出焉譜牒者所以聯人情之渙而維舊俗之漓不可忽也相昔先民遺風敦樸不徒以俗望相高是書之作非如魏晉隋唐譜牒之學炫博聞而廣附會以膏粱閥閱為尚也書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又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前之人既以忠實勤勞覆幬其後嗣凡茲食舊德而服先疇者其何以

無隳厥緒書亦曰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是則朕所厚望也夫

明史綱目序

編年之書奚啻數十百家而必以朱子通鑑綱目為準通鑑綱目蓋祖述春秋之義雖取裁於司馬氏之書而明天統正人紀昭監戒著幾微得春秋大居正之意雖司馬氏有不能窺其藩籬者其他蓋不必指數矣嘗謂讀書立言之士論世為難非如朱子具格致誠正之功

明治亂興衰之故其於筆削鮮有不任予奪之私失褒貶之公者自綱目成而義指正大條理精密後儒有所依據踵而續之由宋迄元釐然方策至明代君臣事蹟編輯之難更倍於諸書蓋明史已成於百年之後而世變風漓記載失實若復遲待將何以繼續編而示來許爰命儒臣法朱子通鑑綱目義例增損編摩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每一卷成呈覽朕於幾暇亦㪅御丹鉛為之參定雖於天人一貫之精微未之能盡而惟是謹

嚴之義守而弗失簡正之旨志而必勉書既成羣臣舉
唐太宗之事為言勉從其請而為之序云

律呂正義後編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和之極通聲氣之元
欽定律歷淵源一書審推步以明象緯研數理以備成
法至律呂正義凡所以定尺考度制器審音與夫五聲
二變應和之原析其精微區其訛舛古樂之大義明而
千古有定論今樂之至理具而千古有正聲誠所謂惟

聖人能之者顧七政授時九章布筭至今遵循罔斁而律呂尚未服施行太常之司和聲之署習其器而不能究其所以然遂并其所習者而失之襲謬承譌不協不度篇章音節非重為釐正不可和碩莊親王親承皇祖指授貫徹樂義尚書張照研窮律本博習往訓因命協同考正朕親加釐定為器為音為宮為調聲之高下節奏之短長分刌而節比之合則仍其故不合則易其辭更其調或出自臣工撰述或出自幾暇親裁必考

義理之原究制作之本夫而後

郊

廟所陳朝會燕饗所奏律呂各得其宜歌奏不淆其序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矣爰詮次成編俾垂永久更糸稽前代因革損益之異為樂器考樂制考樂章考度量權衡考以備律呂之條貫復推闡為樂問三十五篇以申明其旨趣於是而

聖祖之所為審音定樂制器協均者一一施諸實用自

漢魏以迄元明是非得失之故瞭然可述名之曰後編者實以徵

皇祖天縱聖神通極造化千古作者無能出其範圍亦無能窺其涯涘至於繼述

先緒則在我後人益亹焉而弗敢忘

新刻稽古齋文集序

吾弟和碩和親王所著序論詩賦雜文曰稽古齋文集者凡若干卷編次於雍正八年秋越今年夏將以授梓

来請予書舊所為序弁諸卷首盖去作序時忽忽十有
七年矣予與王幼同學同課習為詩古文詞當是時侍
奉
皇考膝下優游書府日寢饋於經史文字中世綱塵務
毫髮不以嬰其心吾兩人者相觀以善交相勉相得無
間如是者垂二十年天倫之樂無過於是集中所載大
都至性所呈流溢豪素之表讀其辭可想見其為人也
顧予與王同時訂定詩文予以乾隆元年勉從内廷諸

臣之請刋布樂善堂文集迄今十有一年王始出是編
命梓其遲回慎重不自满假謙德雅懷足為師法是則
予之所深愧而嘉歎為不可及者夫抑予重有感者予
自踐阼以来萬幾在御惟日兢兢馭朽臨淵未足為喻
雖結習未忘時亦寄懷翰墨求如曩時之暢情專意上
下古今流連陶泳其為樂既不可復得而王亦典旗務
領内府亮采有邦非復書齋稽古之舊娱意斯文者盖
亦希矣予每循覽舊作俯仰疇昔未嘗不為之撫卷三歎

故於王之來請非僅僅重録原序所可盡其意輙復為序之如此王之年日增德日進文日多異時有二集三集者出予當以是為例一一為王序之

惇叙殿栢梁體聯句詩序

乾隆丙寅秋八月式宴王公宗室於瀛臺之惇叙殿法皇祖也惟時朕諸叔父列王爵者四人皇弟封王者二人皇子三人宗室王公有爵者三十二人念我羣從子姪孫姓之同出自

皇祖者或侯封或爵不至與宴之列十年以來未舉和
會之典親親之誼踈焉則亦命入今日之座凡六十有
二人其以事故是日未至者復五十餘人於戲自黄虞
以來有大德者之得其位得其禄得其名壽如我
皇祖者其誰耶即子姓之繁衍雖文王不得尚之使目
前之振振揖揖我
皇祖
皇考式臨式憑予與諸弟兄子姪孫姓稱觴獻壽於其

問其愉悦鼓舞又當何如歡極而感固情之所必至也

然今日之宴會我

皇祖

皇考實式臨之實式憑之諸伯叔父自當以予言為不

謬也則又灑然以怡焉昔漢武帝柏梁之宴同姓者惟

梁王武及宗正安國而已其餘皆羣臣然尚以此留詩

唐明皇改集仙殿為集賢顯俊之義尚矣而周親未與

亦闕典也朕今易崇雅為惇叙以紀今日之事復倡為

首句以俟衆作之成凡今茲之摛藻得句者皆我

皇祖

皇考遺教之所垂也又何必舉金谷之例乎

瀛臺賜宴聨句詩序

稽古虞廷㑹雲有什亦越周廟湛露升歌股肱之義斯明上下之情攸暢胥任亮采惠疇之寄應同先憂後樂之心故以式宴陳詩必有取爾颺言拜手豈徒然哉歲在攝提月維夷則披雄風於閶闔揚皜日於蓬萊慶叶

西成感

圓穹之厚賜筵開上苑仰

聖祖之徽猷蘭沼澄而鏡影開楓林疎而黛光晉蘆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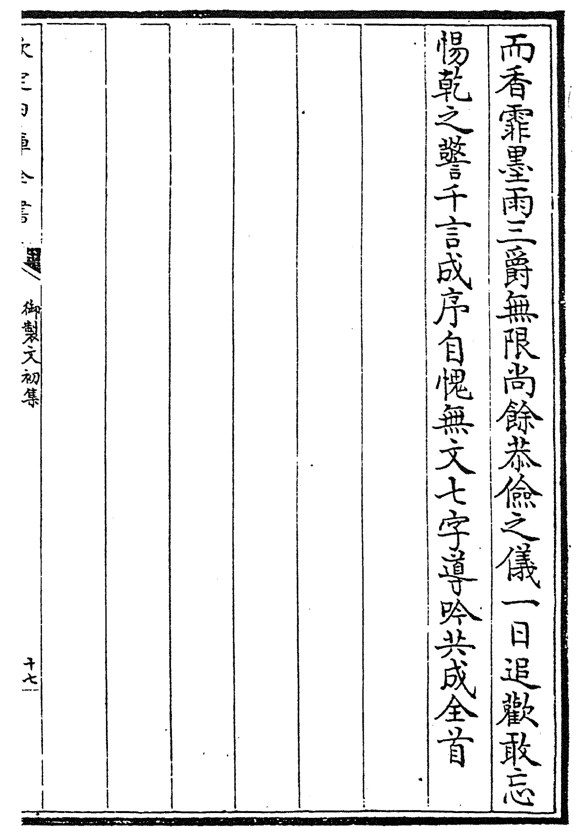
迴雁無煩寄塞上之書藻樂游魚更致想渭濵之釣名

儒雅而布席匪為賞花對景物以開樽多因登穀桂馥

涵元殿甫度中秋之晨菊芳待月軒預借重陽之會園

臨豐澤麟鳳紛來院賞淑清魚龍曼衍於是庀人設宜

凉之饌常侍須授衣之緋藻思構而艷吐筆花繪景呈



而香霏墨雨三爵無限尚餘恭儉之儀一日退歡敢忘

惕乾之警千言成序自愧無文七字導吟共成全首

御製文初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五十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一

序

重刻十三經序

班固氏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漢代以来儒者傳授或言五經或言七經暨唐分三禮三傳則稱九經已又益孝經論語爾雅刻石國子學宋儒復進孟子前明因之而十三經

之名始立自宋易漢唐石刻之舊五經始有板本及明南北監板行而箋疏傳義臚列具備學士家有其書傳習彌廣顧訓詁繁則踳駁互見卷帙重則豕亥易訛或意晦於一言之舛或理乖於一字之謬校讐踈略疑誤滋多承學之士無所取正我朝

列祖相承右文稽古

皇祖聖祖仁皇帝研精至道尊崇聖學五經具有成書頒布海內朕披覽十三經注疏念其歲月經久梨棗日

就湯滮爰勅詞臣重加校正其於經文誤字以及傳注箋疏之未協者叅互以求其是各為考證附於卷後不紊舊觀刋成善本匪徒備金匱石室之藏而已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傳曰經籍者聖哲之能事其教有適其用無窮朕咨采勅幾實無審定之暇亦無鑒古之識而惟是緝熙遜志日就月將則有志焉而不敢不勉繼自今津逮既正於以窮道德之閫奧嘉與海内學者篤志研經敦崇實學庶幾經義明而儒術正儒術正而人才

昌恢先王之道以賛治化而宏遠猷有厚望焉

重刻二十一史序

七録之目首列經史四庫因之史者輔經以垂訓者也尚書春秋内外傳尚矣司馬遷創為紀表書傳之體以成史記班固以下因之累朝載筆之人類皆嫻掌故貫舊聞旁羅博采以成信史後之述事考文者咸取徵焉朕既命校刊十三經注疏定本復念史為經翼監本亦日漸殘闕併勅校讐以廣刊布其辨譌别異是正為多

卷末考證一視諸經之例明史先經告竣合之為二十二史煥乎冊府之大觀矣夫史以示勸懲昭法戒上下數千年治亂安危之故忠賢奸佞之實是非得失具可考見居今而知古鑒往以察來揚子雲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豈不在善讀者之能自得師也哉

日講禮記解義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稽古右文命儒臣日值講筵五經通鑑以次進講薈萃羣言發明旨要臚為解義積有成編

譯以國書須示中外各製序言弁其端而授諸梓易書詩三經先竣春秋若干卷刻於雍正年間惟禮記卷帙浩繁藁本存繙書房久之未竟厥業朕御極之初允儒臣請纂脩三禮義疏因取日講禮記解義原本叅校異同歸於一是并命翻譯授梓以備五經之全敬列

皇祖御製原文於前而略述大槩以誌成書歲月惟禮記出自漢儒然多本於七十子之所傳習如大學中庸二篇既經有宋大儒定為孔氏遺書訓釋而列於學官

其他精言奥義往往與易詩書春秋相發明非董仲舒揚雄輩所及蓋其来有自去聖人之教固未遠也雖月令王制附益其間有以啓後人疑議而先王之制所傳各異事之不可考而説之不可強同者亦已多矣依文立訓以存舊觀説經之通例也抑班固有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豈惟其文而已蓋將以章志貞教大其坊與天下臣民共之仰惟聖祖序言所謂體諸躬脩措之邦國者禮之實而明經

之大用也因言以求其義因義以達其用夫豈章句訓詁之足云敢申言之以闡

至訓

欽定三禮義疏序

三禮之傳遠矣周禮六官河間獻王上之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篇髙堂生戴聖傳之漢唐以来箋疏訓釋無慮數十家考其義或相牴牾先儒嘗譏其聚訟要其掇拾灰燼之餘傳先王制作之舊得什一於千百好古

者所為鄭重而愛惜之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表章羣經既
御纂周易折衷而詩書春秋則以分授儒臣纂輯義疏
須布海內惟三禮未就朕御極之初儒臣上言今當經
學昌明禮備樂和之會宜纂輯三禮以蕆五經之全爰
允其請開館編校越十有一年冬告竣夫禮之所為本
於天殽於地達之人倫日用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間斯須不可去者天不變道亦不變此其本也

其制度品節服物采章隨時損益屢變以適其宜者禮之文也三代去今數千年矣脩其教而教明循其道而道行謂三代至今存可也何則其本得也若其用之朝廷邦國名物器數之具周旋進退之儀雖先王處此必將變通以適其宜而不泥於其迹故言禮者惟求其脩道設教之由以得夫禮之意而已顧其教之不泯道之所由傳未嘗不頼於經好學深思之士讀其書有惜不能俯仰揖讓於其間者先王制作之精意尚可想見於

抱殘守闕之餘則經傳之為功也大矣鼎彛鈎劍之遺篆籒之蹟流傳有自尚摩挲而寶護之况制作之精意所賴以傳者歟獨其貿於衆說無所取衷爰命校纂諸臣芟煩截浮約文申義敷暢厥旨至其說之不可强同者稍為辯正而仍其舊葢其承傳各異必牽合附會比而同之則其惑也滋甚故無取焉刻既成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俾隆禮者有所考云

皇清文頴序

我大清受
命百有餘年
列祖德教涵濡光被海宇右文之盛炳焉與三代同風
朕紹聞遜志以是為學亦以是為治矣其文德一紀於
茲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自有天地而人經緯
乎其間士君子之一言一行國家之制度文為禮樂刑
政布之為教化措之為事功無非文也乃其菁英所萃
蔚為國華詞以敘之聲以永之律以和之諧協六同彰

施五色典謨作焉雅頌興焉詩不云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文之盛也而賡之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則所謂其風自上也曩我
皇祖命大學士陳廷敬選輯皇清文穎儲之延閣未及刊布
皇考復允廷臣之請開館編輯隨時附益久之未竣朕因命自乾隆甲子以前先為編次凡
御製詩文廿四卷臣工賦頌及諸體詩文一百卷錄成

序其首簡昔之論文以代為次者於漢則有西漢文類唐則有文苑英華唐文粹宋則有文海文鑑元則有文類明則有文衡皆博綜一代著作之林無體不備今是編惟取經進之作朝廷館閣之篇與諸書小異然以觀斯文風尚當有取焉在易渙之象曰風行水上善立言者以為天地自然之文而序卦受之以節言文之不可過也繼之以中孚言有實也節而不流徵之以信有典有則可久之道其在斯乎朕孜孜典學求所以善持之

者因以為撟文者鵠俾共勉云

重刻通典序

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因革損益之詳紛綸浩博散見典籍未有統貫唐宰相杜佑於為淮南節度書記時始出己意搜討類次勒成一書名曰通典為類八為書二百卷自唐肅代間上溯唐虞雖亦稍据劉秩政典及開元新禮諸書要其網羅百代兼綜而條貫之斯已勤矣厥後鄭樵廣之作通志馬

端臨續之作通考三書並行於世朕以其歴年久遠頗有殘缺特命重為校正刋刻以廣其傳通典實先告竣朕惟三書各有意義鄭樵主於考訂故旁及細微馬端臨意在精詳故閒出論斷此書則佑自言徵於人事將施有政故簡而有要核而不文觀其分門起例由食貨以迄邊防先養而後教先禮而後刑設官以治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為國家者立綱陳紀斟酌古今

將期與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則是書實考鏡所必資豈以供博覽而已哉爰揭之以告讀是書者

詞林典故序

詞林典故書成大學士張廷玉等以序請朕惟六經之士豈易言哉而況躋玉堂而列芸署者盡六經之彦也本天故事歷代沿革具見於斯則又何言惟是國家重館閣之選極優遇之隆詎祇蜚其英聲將以華國而已哉如濂溪所謂文以載道者舍是無他求夫布衣韋帶

之士由立言以期不朽足矣若夫國家右文重道將以淑世熈績繼往聖之絶學開萬世之太平胥是賴焉名之盛者實難副任之大者責彌重譽之來者毀亦隨其尚思春華秋實之喻而凛虚車麟楦之譏共

重刻文獻通考序

朕允儒臣之請校刋三通通典既竣即以文獻通考付之剞劂是書曾蒙

皇祖聖祖仁皇帝命禮臣補訂殘缺

御製序文梓行宇內顧簡帙繁重年久不無漫漶今悉倣十三經二十二史成式刊訂盖於是家有其書矣朕惟會通古今該洽載籍薈萃源流綜統同異莫善於通考之書其攷覈精審持論平正上下數千年貫穿二十五代於制度張弛之迹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燦然具備矣夫帝王之治天下也有不敝之道無不敝之法綱常倫理萬世相因者也忠敬質文隨時損益者也法久則必變所以通之者必監於前代以爲之折衷大哉我

聖祖之序曰有治人無治法師古者師其意不師其跡誠體此意而因其可因損益其所當革因時以制宜理得而事舉則是編也誠考据之資可以羽翼經史裨益治道豈淺鮮也哉是為序

初集詩小序

向敘樂善堂集云夙昔典學所心得不忍棄置後雖有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贋各半且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長故十數年来臣工以編次詩文集為請者槩弗許然

幾務之暇無他可娛往往作為詩古文賦文賦不數十篇詩則托興寄情朝吟夕諷其間天時農事之宜涖朝將祀之典以及時廵所至山川名勝風土淳漓罔不形諸詠歌紀其梗槩積至今以數千百首計矣而較晴量雨憫農疾苦之作為多觀其詩可以知憂勞而驗今昔使閲歲逾時或致殘缺失次其不忍棄置較先為甚因取丙辰以迄丁卯所作略加編定都為四十四卷古今體計四千一百五十首有竒命翰林中字畫端楷者分

卷抄録裝為一集不付剞劂猶初志也時乾隆巳巳夏

六月望日

毛詩全圖小序

巳未春乘萬幾之暇補宋馬和之舊蹟為毛詩全圖間亦指稿涉筆並録全詩於右越數年始成帙帙成序其事於後因念詩義深遠尤切於尋繹宣聖以詩設教與書禮並雅言之昔人藏書猶備數本況茲圖本不徒以文翰重乎爰命畫院諸臣設色為之詞臣裒曰修録詩

別為一部庶政稍閒棐几時展覽三代朝章民俗一一具存淳龐忠厚之風猶去人不遠也夫詩以言志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是圖也録至於再其亦長言永歎之旨乎

重刻通志序

宋鄭樵氏以閎通之學思欲極古今之變會通於一仿歷代史例采正史及百家雜録為紀傳為譜為略所撰

二十略者包羅天人錯綜政典該括名物上下數千年首尾相屬用功亦良勤矣觀其詆訶司馬遷班固之失高自稱許謂足以盡學者之能事豈不卓然雄視著作之林而後人復歷舉其疎漏如馬端臨通考之所議者則亦不能為之諱也夫博物洽聞之士殫畢生之精力從容几研囊括貫串勒為成書宜其援据精而條理密顧紀事纂言尚不免於紕繆若此豈非所謂多而不能無失者歟而況設局分曹成於衆手動淹歲序舉後忘

前亥豕魯魚觸目而是任操觚者其可不知所懼也乎甚矣夫著述之難也好古者類矜三通既重刻通典通考工竣爰出内府通志善本校而付之剞劂以廣考索之助而序之如此

叶韻彚輯序

叶韻非古也而即古也有今韻而後有叶韻叶韻者以古韻而協之於今故曰非古然以今視之則用叶以合異以古視之則非叶而本同故曰即古朕幼習易詩諸

經考其音多與今韻不合長而汎覽百家其用韻亦往往異於今讀蓋韻書之行權輿江左至唐以聲律取士部分較嚴而今所循用則出於宋元人之分併宜其與古不相契也三代而上言律呂言諧聲言書名其於音韻當必審清濁别脣齒喉舌有一定之部分勒之簡策與律度量衡象魏之法同為當世所遵守而惜其世遠而不傳也好古之士欲忖而求之其道無由宋吳棫本易詩史漢諸書為韻補子朱子嘗取以釋毛詩楚詞明

楊慎廣之為古音號稱淵博及證之羣籍其疏畧不備者則已多矣因於幾暇指授儒臣博考經史諸子以及唐宋大家之文所用古韻舉而列之疏其所出次於今韻之後臨文索句就考焉可以恢見聞可以益思致獨是四庫之編浩如淵海學士畢生不能窮其讀區區掇拾而覶縷之何異稽躔次而溯有虞氏之敬授汎江淮河漢而追禹功之疏鑿其可指而數者幾何然方之嘗鼎之一臠則未始非汲古之助云爾爰授之梓而行之

御選唐宋詩醇序

文有唐宋大家之目而詩無稱焉者宋之文足可以匹唐而詩則實不足以匹唐也既不足以匹而必為是選者則以唐宋文醇之例有文醇不可無詩醇且以見二代盛衰之大凡示千秋風雅之正則也文醇之選就向日書窓校閱所未畢付張照所足成者兹詩醇之選則以二代風華此六家為冣時於幾暇偶一涉獵而去取評品皆出於梁詩正等數儒臣之手夫詩與文豈異道

共昌黎有言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然五三六經之所傳其以言訓後世者不以文而以詩豈不以文尚有鋪張揚厲之跡而詩則優游饜飫入人者深是則有文醇尤不可無詩醇也六家品格與時會所遭各見於本集小序是編彙成梁詩正等請示其梗槩故為之總序如此

沈德潛歸愚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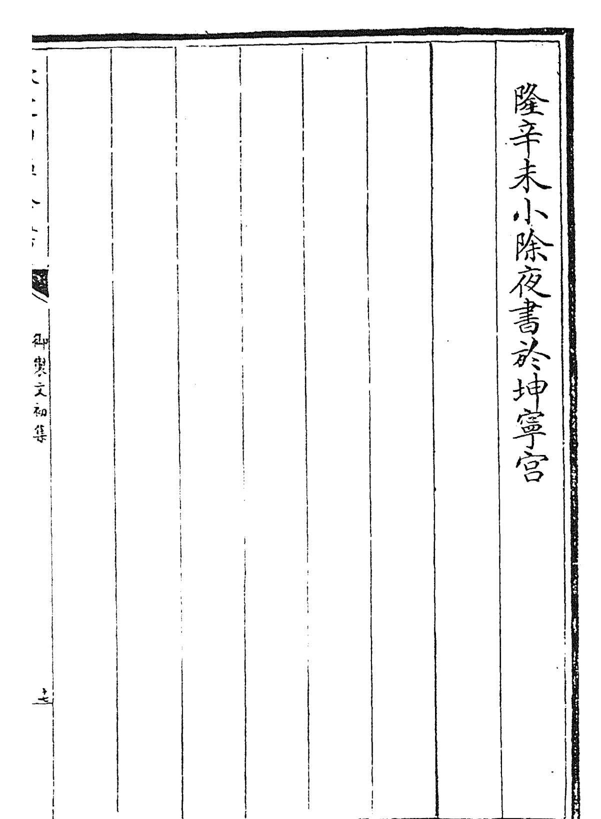
沈德潛將鋟其歸愚集前稽首而請序且曰人臣私集

自古無御序例第受特達之知敢恃寵以請不即望序或訓示數語可乎德潛老矣憐其晚達而受知者惟是詩余雖不欲以詩鳴然於詩也好之習之悅性情以寄之與德潛相商榷者有年矣兹觀其集故樂俞所請而序之夫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於昌黎歸愚之云者則所謂去華就實君子之道也夫子之訓小子曰何莫學夫詩使如後世雕龍雜獺之為者聖人將斥而禁之顧反疏其源而導其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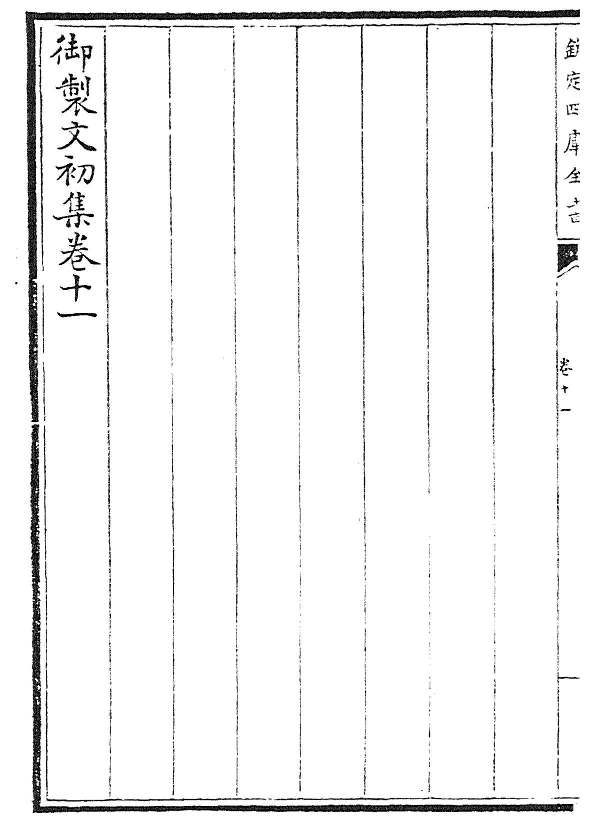
乎亦惟是名教之樂必有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者含是其何以哉昌黎因文見道始有是語固不必執風骨體裁與李杜較甲乙而歸愚叟乃能深契於此識夷守約斂藻就澹於向日所為壯浪渾涵崚嶒矯變人驚以為莫及者自視若不足且有悔心焉是則李杜高王所未到而有合於夫子教人學詩之義也夫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異日者江國行春靈巖駐蹕思

欲清問民艱暇洛新什将訪歸愚叟於愚公溪谷之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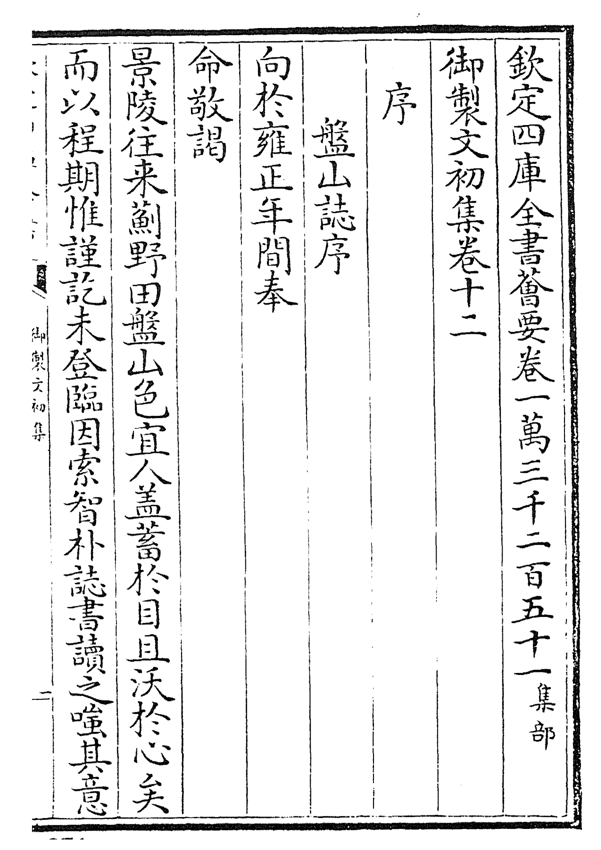
詩古文書窓所夙嗜踐阼以來萬幾鮮暇雖或寄興吟詠而古文不數數為之是序構思染翰至四刻始就非復有曩日弓燥手柔之樂况能津逮古人耶歸愚叟於近代詩家視青丘漁洋殆有過之無不及者故樂為之序不復計其工拙遲速書卷以賜歲云暮矣封事稍稀更償文債亦足為藝林增一勝事也乾



隆辛未小除夜書於坤寧宮



御製文初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一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二

序

盤山誌序

向於雍正年間奉

命敬謁

景陵往来薊野田盤山色宜人蓋蓄於目且沃於心矣

而以程期惟謹訖未登臨因索智朴誌書讀之嗤其意

求博而辭失冗夫耕問僕織問婢山經地志文士之事彼方外流拘名象而濫碱砆者何為哉戢阼以後勅幾勤政日不暇給閱七年而後一往遊焉及一遊則峯之秀泉之清松之蒼石之詭日往来於吾懷是猶未見君子惄如調飢亦既見止我心則夷矣嗣是規地建園施金碧寺蹟之廢者日以舉境之幽者日以出上陵迴鑾每憩止焉夫山川顯晦時有定數而必待人以彰不數年之間使田盤改觀者余也而顧兹衆宇風未

臻乎唐虞歲未餘乎三九恧焉抱愧者亦余也誌盤山而請序者其亦同余此心也耶

儀象考成序

上古占天之事詳於虞典書稱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後世渾天諸儀所為權輿也歷代以來遞推迭究益就精密所傳六合三辰四遊儀之制本朝初年猶用之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奉若天道研極理數嘗用監臣南懷仁言改造六儀輯靈臺儀象志所司奉以測驗其用法

簡當如定周天度數為三百六十周日刻數為九十有六分黄赤道以備儀制減地平環以清儀象創制精密尤有非前代所及者顧星辰循黄道行每七十年差一度黄赤二道之相距亦數十年差一分所當隨時釐訂以期脗合而六儀之改創也占候雖精體制究未協於古赤道一儀又無遊環以應合天度志載星象亦間有漏略躐次者我

皇祖精明步天定時之道使用六儀度至今必早有以

隨時更正矣予小子法

祖敬

天雖切於東而推測協紀之方實未夙習茲因監臣之

請按六儀新法參渾儀舊式製為璣衡撫辰儀繪圖著

說以裨測候并考天官家諸星紀數之闕者補之序之

紊者正之勒為一書名曰儀象考成縱予斯之未信期

允當之可循由是儀器正天象著而推筭之法大備夫

制器尚象以前民用莫不當求其至精至密矧其為授

時所本熙績所關尤不容有杪忽差者折衷損益彰往
察来以要諸盡善奉時侑紀之道敢弗慎諸至乃基命
宥密所為夙夜孜孜監于成憲者又自有在是為序

印譜序

國家膺圖御寓
神聖代興赫濯撻伐光啓
鴻業時則有推轂命將之典及功成奏凱還上元戎佩
印載在冊府蔵之史宬蓋法物留貽不啻如曩籍所稱

玉節牙璋尚方齋斧者凡乾隆十七年釐考國書篆字成因詳加酌定交泰殿所遵奉
世傳御寶仍依本文不敢更易其常行誥勅所鈐用以及部院司寺已下外而督撫提鎮已下咸改鑄篆文以
崇典章貽法守而大將軍經略及諸將軍之印或存舊或兼篆一依交泰殿諸寶之例各以時代為次茲西陲
武功將竣爰譜圖系說如左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
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信夫兵可百年

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披斯譜也必將曰是印也是我朝
某年殄某寇定某地所用也又將曰是印也鑄自某年
某官既奉以集事傳至某年某官復奉以策勳者也想
見一時受成
廟算元老壯猷豐紐重臺焜燿耳目繼自今覲揚
光烈思所以宏此遠謨弼我億萬世丕丕基將於是乎
在以視銘績鼎鐘而圖形臺閣者不尤深切著明也歟
然則觀於寶譜而一人守器之重可知觀於印譜而羣

才翊運之般又可知詩曰王之藎臣無念爾祖記曰君子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一再披閱其何能置大風猛士之懷哉裒潢藏事並令守者什襲尊藏為部凡四一皇史宬一大内一内閣一盛京也

春秋直解序

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屬辭比事而原夫成書之始即游夏不能贊一辭蓋辭不待贊也彼南史董狐世稱古之遺直矧以大聖人就魯史之舊用筆

削以正襃貶不過據事直書而義自為比屬其辭本非得已贊且奚為乎厥後依經作傳如左氏身非私淑號為素臣猶或詳於事而失之誣至公羊穀梁去聖逾遠乃有發墨守而起廢疾儼然操入室之戈者下此齦齦聚訟人自為師經生家大抵以胡氏安國張氏洽為最著及張氏廢而胡氏直與三傳並行其間傅會臆斷往往不免承學之士宜何所考衷也我

皇祖欽定傳說彙纂一書鎔範羣言去取精當麟經之

徽言大義炳若日星朕服習有年紬
聞志切近因輯易詩二書竣事命在館諸臣條系是經
具解以進一以彙纂為指南意在息諸說之紛歧以翼
傳融諸傳之同異以尊經庶幾辭簡而事明於范甯去
其所滯擇善而從之論深有取焉夫儒者猥云五經如
法律春秋如斷例故啖助趙匡陸淳輩悉取經文書法
纂而為例一一引徽切墨以求之動如鑿枘之不相入
辟諸叔孫通蕭何增置傍章已後例轉多而律轉晦蓋

曲說之離經甚於曲學之泥經也審矣書既成命之曰直解匪不求甚解之謂謂夫索解而過不直則義不見爾而豈獨春秋一經為然哉是所望乎天下之善讀經者

皇朝禮器圖式序

五禮五器之文始著虞書若璣衡若作繪絺繡若笙鏞柷敔粲乎具列追成周攷工記乃詳載廣圍尺度與夫方色鈞鋝圜匡績疏侈弇之差說者謂器之有圖實權

輿是漢儒言禮圖者首推鄭康成自阮諶梁正夏侯伏
明輩均莫之逮宋聶崇義彙輯禮圖而陸佃禮象陳祥
道禮書復踵而穿穴之其書幾汗牛充棟然嘗念前之
作者本精意以制器則器傳後之述者執器而不求精
意則器敝要其歸不出臆說傅會二者而已我朝
聖聖相承法物脩明折衷大備維是欽
天尊
祖頒朝詰戎之典弗懈益虔第所司展事具儀間沿前

代舊式方名象數時有未協爰諏禮官自
郊壇祭器及鹵簿儀仗輦輅以次釐正至冠服以彰物
采樂器以備聲容宜準夔章允符定則而觀象臺儀器
自
皇祖親定閱數紀於今度次不免歲差又武備器什有
舊會典未經臚載者皆是範是程進御審定於以崇飭
祀饗朝會軍旅諸大政顧弗彙萃成帙慮無以垂光榮
府於是按器譜圖系說左方區為八部用付剞劂俾永

其傳夫籩豆簠簋所以事
神明也前代以盌盤充數朕則依古改之至於衣冠乃
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襲朕則依我朝之舊而不
敢改焉恐後之人執朕此舉而議及衣冠則朕為得罪
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遼金以及有元凡改漢
衣冠者無不一再世而亡後之子孫能以朕志為志者
必不惑於流言於以綿
國祚承

天祐於萬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是為序

大清通禮序

伊古承天之道治人之情莫善乎禮顧其為用往往詳於朝廟畧於鄉閭及攷儀禮十七篇所紀獨多士禮自后倉有推而達之之説儒者奉為本經其等差節度互見於周官戴記然時有牴牾朱子嘗建議請脩通解而未既厥業信乎完書之難而行典禮觀會通章志貞教經世者所宜重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會典蓋經禮之

遺矩而通禮亦曲禮之濫觴朕臨御之初勅儒臣蒐訂前聞折中令甲準時會之宜衡質文之紀釐為全帙用詔方来越歲已卯排篹裁就寧詎謂副在有司執以蒞事而已哉蓋嘗深維大順大同之化初不越納身軌物與天下共之焉耳三代以下漢稱近古觀叔孫通之朝儀公玉帶之明堂不過椎輪猶具後此如唐開元禮宋太常因革禮元通禮明集禮取足徵一朝掌故迨承用日久俗尚駸尋精意遠而敝苋隨之既苟簡慢易而無

以稱其情甚且改錯偭規敢於侈汰而冒其上故禮之通也於是乎始難六經之士雖欲闡教正俗然居下不獲若考亭家禮涑水書儀黨塾閭以為兎園陳策其事不關功令故禮之通也於是乎尤難是編也約而賅詳而不縟圭臬羣經羽翼會典使家誦而戶習之於以達之人倫日用之間興孝悌而正風俗則朕淑世牖民之意或在斯乎或在斯乎因禮官之請爰為序以諗其端

沈德潛選國朝詩別裁集序

沈德潛選國朝人詩而求序以光其集德潛老矣且以詩文受特達之知所請宜無不允因進其書而粗觀之列前茅者則錢謙益諸人也不求朕序朕可以不問既求朕序則千秋之公論繫焉是不可以不辨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亂民也有國法存至身為明朝達官而甘心復事本朝者雖一時權宜草昧締構所不廢要知其人則非人類也其詩自在聽之可也選以冠本朝諸人則不可在德潛則尤不可且詩者何忠孝而已耳離

忠孝而言詩吾不知其為詩也譙益諸人為忠乎為孝乎德潛宜深知此義今之所選非其宿昔言詩之道也豈其老而耄荒子又不克家門下士依草附木者流無達大義具巨眼人捉刀所為德潛不及細檢乎此書出則德潛一生讀書之名壞朕方為德潛惜之何能阿所好而為之序又錢名世者

皇考所謂名教罪人是更不宜入選而慎郡王則朕之叔父也雖諸王自奏及朝廷章疏署名此乃國家典制

然平時朕尚不忍名之德潛本朝臣子豈宜直書其名至於世次前後倒置者益不可枚舉因命内廷翰林為之精校去留俾重鋟版以行於世所以栽培成就德潛也所以終從德潛之請而為之序也

皇輿西域圖志序

語云耕當問僕織當問婢志廣輿者不稽之歷代建置沿革將無從數典而志西域則有不能盡稽之歷代者實以幅員所限言語不通雖漢唐盛時亦頗能威行天

山迤南建官設都而天山迤北本不能至也即有一二羈縻之國然叛服不常征調弗應又安能履其地而疆索之哉且漢唐之程督異域者仍漢唐人而已其與準噶爾回部人語奚啻粤閩而燕㟁則其所記魯魚亥豕之紛不待言而可知茲者叨

天佑藉羣力湊時會幸成是役凖噶爾回部之人皆在廷執事而國語切音譯外蕃語又甚便且易我諸臣馳驅往来其間目覩身歷非若耳聞口傳者比俾司校勘

而正其譌傳其真較僕婢耕織之問為尤詳且厄魯特語及回語朕亦因暇而習焉時御丹槧為之改正是西域圖志之書必應及是時成之用開歷代之羣疑垂千秋之信録間亦涉及諸史以存述古總計分部二十分卷五十有二繪圖系說蔚為完書若夫闢地蕆功文臣或有過頌朕所不取惟是籌耕牧計久長圖所以永乾貺奠丕基思日孜孜持盈益凛予安得有功成無事之說哉

西域同文志序

歲庚午既定同文韻統序而行之葢以梵音合國書切韻復以國書切韻叶華音字母於是字無遁音書皆備韻徵特支那咒語窔奥可探而且寰寓方言拘墟盡釋茲者西域既平不可無方畧之書然準語回文非纂輯文臣所曉是宜示之綱領有所遵循俾無蹖駁舛訛之虞因以天山北路天山南路準部回部並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舉凡提要始以國書繼以對音漢文復

繼以漢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綴書又於漢文下詳註其或為準語或為回語於是凡格𩊚自之言不須譯鞮象寄而凡識漢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書既成名之曰西域同文志同文云者仍闡韻統之義而特加以各部方言用明西域紀載之實期家喻戶曉而無魚魯毫釐之失焉然嘗思之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是所謂實也至於文蓋其名耳實無不同文則或有殊矣今以漢語指天則曰天

以國語指天則曰阿卜喀以蒙古語準語指天則曰騰格里以西番語指天則曰那木喀以回語指天則曰阿思滿令回人指天以告漢人曰此阿思滿漢人必以為非漢人指天以告回人曰此天則回人亦必以為非此亦一非也彼亦一非也庸詎知孰之為是乎然仰首以望昭昭之在上者漢人以為天而敬之回人以為阿思滿而敬之是即其大同也實既同名亦無不同焉達者契淵源於一是昧者滯名象於紛殊是忘也將以納方

俗於會極祛羣疑之分盻舉一例凡豹鼠易辨即世道人心豈云無裨益哉

翻譯四體楞嚴經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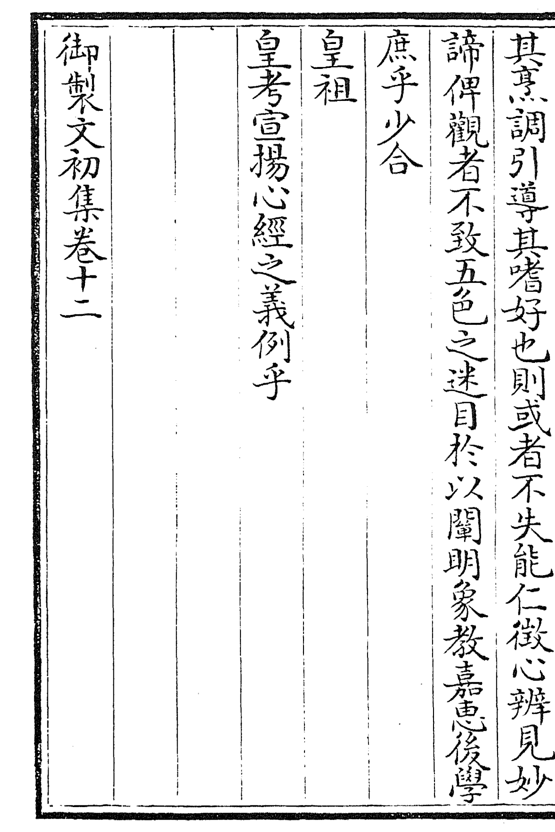
三藏十二部皆出自天竺流通震旦其自西達東為中途承接者則實烏斯藏天竺即所謂厄訥特克烏斯藏即所謂土伯忒也故今所譯之漢經藏地無不有而獨無楞嚴其故以藏地中葉有所謂狼達爾嗎汗者毀滅佛教焚瘗經典時是經已散失不全其後雖高僧輩補

首編葺以無正本莫敢妄增獨補敦祖師曽授記是經當於後五百年仍自中國譯至蔵地此語乃章嘉國師所誦梵典炳炳可攄朕於幾政之暇每愛以國語翻譯經書如易書詩及四子書無不蔵事因思

皇祖時曽以四體翻譯心經

皇考時鋟而行之是楞嚴亦可從其義例也諮之章嘉國師則如上所陳且曰心經本蔵地所有而楞嚴則蔵地所無若得由漢而譯清由清而譯蒙古由蒙古而譯

土伯忒則適合補敦祖師所授記雖無似也而實不敢不勉力焉因命莊親王董其事集章嘉國師及傳鼐諸人悉心編校逐卷進呈朕必親加詳閱更正有疑則質之章嘉國師蓋始事自乾隆壬申而譯成於癸未莊親王等請序而行之朕惟楞嚴者能仁直指心性之宗旨一落言詮失之遠矣而況譯其語且復序其譯哉然思今之譯乃直譯佛語非若宋明諸僧義疏會解嘵嘵辨論不已之為譬諸飢者與之食渴者與之飲而非揀擇



其烹調引導其嗜好也則或者不失能仁徹心辨見妙諦俾觀者不致五色之迷目於以闡明象教嘉惠後學庶乎少合

皇祖

皇考宣揚心經之義例乎

御製文初集卷十二